

花言峭语

浪姐王蓉

情人看剑

喜剧电影
新人报到

综艺节目《乘风2025》(即《乘风破浪的姐姐第六季》)全阵容官宣,许多熟悉的名字出现在嘉宾列表里,叶童、邓萃雯、陈德容、倪虹洁、王珞丹、江一燕都在其中,但我比较关注的,是歌手王蓉。

在《乘风2025》阵容官宣前后,与王蓉和《乘风2025》有关的消息,就不断出现在社交媒体上,主题曲里,她唱的那句“万吨不肯沉默的浪”被单独剪出来,“王蓉浪姐主题曲一句词给我唱激灵了”“王蓉浪姐的拖拉机撞到我心巴了”陆续上了热搜,她在打电话环节和方文山的通话,也被当做她“实力被低估的千禧年代歌手”“唱跳天后”身份的佐证。

与此同时,也有人爆料说,她在一公演后,就被淘汰,对于熟悉她的歌迷来说,这着实有点不可思议,于是,又有大批的人为她打抱不平。总之,《乘风2025》的浪潮中,每个参与其中的人,都获得了被张扬的福利,也都以各自的方式,给自己增加一点新的形象要素。

不过,我们这一代人,之所以关注王蓉,多少有点把自己代入的意思。七零后在文化身份上,多少是有点尴尬的,七零后登场时,六零后如日中天,在小说写作到流行文化到影视到当代艺术的所有场域,都拔得头筹。七零后的话语权并不多,没过多久,八零后和九零后又相继登场,在文学、音乐、影视领域都有表现,有段时间,影视行业甚至以邀请当时刚刚二十出头的九零后,全面参与影视剧的创作,作为最重要的宣传点。

王蓉的履历,就特别“七零后”,她曾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(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),读书时参加歌唱比赛,得到吉他大师刘天礼的激赏,成了刘天礼的学生,在刘天礼先生的吉他教学视频里,还可以找到王蓉配唱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的视频。她的才华不容置疑,学吉他两个月,就能弹《悲伤的西班牙》,学作曲没多久,就写出后来收在她第一张专辑中的《晨雾》。进入娱乐圈,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起初,她用的是本名王菲,后来起艺名叫伊菲。当时,香港王菲正如日中天,人们于是



把香港王菲称做“大王菲”,把她称作“小王菲”,后来,为了避免蹭热度嫌疑,她改名“王蓉”。在一九九零末尾到二零零零年代初几年,王蓉的新歌接连出现,《云不知道雨知道》《完美》《哎呀》《爸爸妈妈》《我不是黄蓉》《加倍》都是好歌,旋律上口,制作精良,但不知怎的,就是没能让她大红起来,她似乎也七零一代一样,扎扎实实,一步一步,但似乎总欠缺那么一点运气。

基本功扎实的人,可以变身成任何一种

貌,发展任何一种风格。于是,一首《芙蓉姐夫》之后,王蓉开始大刀阔斧地求变,在接连推出极富争议的单曲《好乐 Day》和《坏姐姐》之后,又推出单曲《小鸡小鸡》,以及 MV。歌挺有趣, MV 拍得不俗,但人们已经对王蓉形成评价惯性,只要她出歌,必然得到“疯了”“只听三十秒就受不了”之类的评价,而她的歌,也顺理成章地被归到“雷曲”“神曲”的类别之下。不过,王蓉的歌,和大部分神曲不大一样,制作精致,在音效上也并不刻意靠近网络歌曲,她推出的这一系列歌曲,更像是在说明,她是怎么看待“神曲”的,制造一首“神曲”需要哪些要素。她的“神曲”,是对“神曲”和聆听“神曲”人群的评价。

她也和许多七零后一样,从善如流,迎接新时代的新变化,短视频兴起之后,她开通抖音号,发布唱跳视频,甚至开设了一个制作精良的“桃花岛”直播间进行直播,她的演唱、舞蹈和整体气质,其实都在时代潮流之上。但是,文艺世界里,有一个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秘密,那就是,文艺最重要的功能是陪伴,而陪伴的基础,是“你是什么人”,地理、性别、年龄,都构成陪伴的资格。

但在内心最深处,她也非常悲观,在 2019 年,她曾说:“我觉得中国的乐坛现在很糟糕,就是已经基本上快到谷底了,我就是担心可能不会有更可怕的谷底等着我们”,她说她随时能拿得出手一百首像样的歌,但是,“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,对乐坛来讲,少我一首会有什么损失”。

也许有一天,嘈杂褪去,征服世界的愿望没那么急切时,她或许会给《好姐姐》或者《好乐 Day》填上新词,变换新节奏,还那些歌以本来面目,也还她自己以本来面目,就像她当初出现时那样,留着中分长发,穿着白 T 恤和长裙,抱着吉他,坐在海边唱歌,唱给同代人,或者所有时代的同代人。这才是“浪姐”的真义。

韩松落
作家

钱眼识人

想飞就要摆脱威亚

文晏执导的新片《想飞的女孩》选择了在“三八”节档公映,业内的预期还是希望成为继《嘉年华》之后又一部女性主义题材的佳作,但很遗憾地是陷入了被商业类型片束缚的困境里,成为没有“飞”起来的理想概念。我看过电影之后,觉得它不至于像某些负评说的那样不堪,但暴露的问题确触目惊心。

在片中,文淇饰演的替身演员方笛是一个隐喻,这一点导演承认了,她代表着托举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发展背后的劳动女性,她们拿着微薄的收入,工时长,权利保障脆弱。在电影中,被威亚吊着的女性在搏命,与山城重庆里的成衣女工遥相呼应,后者何尝不是将自己的青春、家庭还有身心化成了耗材,看到这一点关联已经很有人文色彩了。方笛在生理期还要下水拍打戏,为的就是赚可怜的钱为家人还债,有部分观众怀疑其真实性,但做过文晏记者多年的我知道这个肯定是真实的。因为大花李冰冰就曾多次在采访中提到自己早年拍古装戏就是如此,生理期泡在刺骨的天然水域里,结果落下病根,腰背受损畏寒。方笛的造型很明显是致敬了舒淇塑造过的“聂隐娘”,影后在采访中提到,导演侯孝贤拍戏很慢,一个镜头反复拍,于是她被吊上威亚之后,为了不补妆,省麻烦就一直被吊着。

在负面评价中,笨贼这条线不是问题,是有些滑稽,但放在象山影视基地的环境里就真的还好,我反而觉得这些戏的问题是夹生饭,还是被现实主义束缚了,像绑着威亚。个人不介意再飞一下,导演都请了出演过《宇宙



探索编辑部》的杨皓宇,为何不让以他的视角去戳破影视基地的荒诞。依然可以用“很弱的男性”来佐证女性飞不起也是“生命不能

承受之轻”。

真正崩坏的地方在田恬(刘浩存 饰)这条线,这个角色理论上应该是方笛的“替身演员”,当方笛有勇气逃离原生家庭,那么田恬就成为替身之替身,依然在炼狱里。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应该只是自怨自艾的清冷小白花才对,对不起重庆这座城市,她应该是有一些生存手段,哪怕对应着片中不吉祥的乌鸦符号,要有点野有点泼辣才对。我觉得,她那么顺从地就生下孩子,片中台词给的理由并不能说服人,一个从小已经被迫学会撒谎骗钱的小女孩,对于眼前利益的聚焦应该远大于对于生命价值的认知。

片尾姐妹俩决定逃跑之前去看日出,以及方笛幻化成摆脱威亚的“乌鸦侠”都不是值得批判的问题。如果电影是用心去放飞表达,就像片名一样,反而戏里戏外是扣题的。举个眼前的例子,同档期的意大利电影《还有明天》用歌舞来表现家暴,没有人觉得不妥,反而觉得真好,是女性导演对女性角色的保护,不想拍得那么实那么痛。同样,象山那么好的“舞台”其实是浪费了,应该让女性的想象力还有表现在夹缝中尽情绽放,我们总是低估了观众的理解力,觉得这样拍是不是不符合类型片,没有商业卖点。但问题是,我们是不是看了太多降智、犹豫、刻板、哀怨的女性角色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